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

十九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四十六

後漢紀

孝靈皇帝

諱宏肅宗玄孫河間王開之曾孫也永康元年十二月桓帝崩無子太后迎立為嗣即位

竇武 陳蕃 秉政

建寧元年中以竇武為大將軍前太尉陳蕃為大傅與武及司徒胡廣參錄尚書事本初護羌校尉段熲既定西羌而東羌先

零等種猶未服度遼將軍皇甫規中郎將張奐招之連年既降又叛桓帝詔問熲曰先零東羌造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強眾

不時輯定輯音集爾雅欲令熲移兵東討未識其宜可參思術略

段熲 論破 羌方 略

熲上言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執窮雖服兵去復動唯當長矛挾脅上微類切持也下迄白刃加頸耳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近居塞

內路無險折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二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為錢五十四億如此則可令群羌破盡匈奴長服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

蓋曰六

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盡誅餘孽復起今不暫疲民則承寧無期帝許之悉聽如所上熲於是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

直指高平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虜兵盛熲眾皆恐熲乃令軍中長鍬利刃鍬千木切鍬也長矛三重挾以強弩列輕騎為左右翼謂將

段熲 大破 羌眾

士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勞暖五切因大呼眾皆應聲騰赴馳騎於傍突而擊之虜眾大潰斬首八千

餘級太后賜詔書褒美 六月錄定策功封竇武為聞喜侯武子機為渭陽侯涿郡盧植上書說武曰足下之於漢朝猶且與之在

周室建立聖主四海有繫論者以為吾子之功於斯為重今同宗相後披圖案牒以次建之何勲之有豈可橫叨天功以為已力乎

盧植 有大 節

宜辭大賞以全身名武不能用植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鍾性剛毅有大節少事馬融融性豪侈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

未嘗轉眄融以是敬之 段熲將輕兵追羌出橋門晨夜兼行與戰於靈武谷羌遂大敗七月熲至涇陽涇古靈切餘寇四千落悉

靈帝

散入漢陽山谷閒護匈奴中郎將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



陳蕃
寶武
謀誅
宦官

陳蕃
上疏
請誅
宦官
太白
入太
微將
相不
利

宦官
作亂

宦官

段熲性輕果慮負敗難常宜且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熲熲復上
言張奐信叛羌之訐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山谷廣大不可空
盡血流汗野汗為故傷切和致災昔邢為無道衛國伐之師興而雨
臣動兵涉夏連獲甘澍朱成切時雨澍生万物或作霖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上占
天心占之廉切說文規北問也不為災傷下察人事眾和師克免為漢更身當
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寇虛欲修文戢戈戢阻立也招降獷敵獷古孟切
願一以任臣本傳初竇太后之立也陳蕃有力焉及臨朝政無
大小皆委於蕃蕃與竇武同心戮力以將天王室徵天下名賢李膺
杜密尹勳劉瑜等皆列於朝廷與共參政事於是天下之士莫不延
頸相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婕妤乃了切及諸女尚書旦夕在太后側中
常侍曹節王甫等共相朋結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
封拜蕃武疾之嘗共會朝堂蕃私謂武曰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
操弄國權濁亂海內今不誅之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以手
推席而起推傳追切擊也或作推會有日食之變蕃謂武曰昔蕭望之困一
石顯况今石顯數十輩乎蕃以八十之年欲為將軍除害今可因

八益四十六

二

日食斥罷宦官以塞天變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給
事省內門戶今乃使與政事專為身暴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
右曰故事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者豈可盡廢邪中常侍管
霸頗有才略專制省內武先白收霸及中常侍蘇康等皆坐死武
復數白誅曹節等太后允豫未忍允音淫允九行兒允豫不定也亦音由通作猶蕃上疏
曰京師蹢蹢牛刀切蹢也字作蹢言侯覽曹節王甫鄭颯等颯音立並亂天下
陛下今不急誅其禍難量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
臣疾之太后不納是月太白犯房之上將入太微侍中劉瑜素善
天官惡之上書皇太后曰案占書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姦人在主
傍願急防之又與武蕃書以星辰錯繆不利大臣宜速斷大計於
是武奏免黃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黃門山冰代之使兵收颯送北
寺獄颯辭連及曹節王甫冰即奏收節等會武出宿歸府五官史
朱瑀盜發武奏因大呼曰陳蕃奏白太后廢帝乃召其普共讀曰恭姓也
張亮等十七人謀誅武等曹節召尚書脅使作詔板拜王甫為
黃門令至北寺獄出鄭颯使颯等持節捕收武等武不受詔陳蕃聞

官官 殺陳 蕃 寶武 自殺 士大 夫喪 氣

段頰 盡破 羌人

論御 四夷 之道

三君



難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承明門到尚書門攘臂呼曰黃門返逆何去寶氏不道邪王甫與蕃相遇使劔士收蕃蕃拔劔叱甫辭色逾厲遂執蕃送北寺獄即日殺之王甫將虎賁羽林等合千餘人圍武武自殺梟首雒陽都亭收捕宗親賓客姻屬悉誅之遷皇太后於南宮於是群小得志士大夫皆喪氣本傳二年詔遣謁者馮禪說降漢陽散羌段頰以春農百姓布野羌雖暫降而縣官無廩必當復為盜賊不如乘虛放兵執必殄滅頰於是自進營去羌所屯凡亭山四五十里遣騎司馬田晏假司馬夏育將五千人先進擊破之羌衆潰東犇復聚射虎谷分兵守谷上下門頰規一舉滅之不欲復令散走秋七月頰遣千人於西縣結為木柵別華切編木立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西山結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等將三千人上東山虜乃覺之頰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奮擊破之追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馮禪等所招降四千人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羌悉

蓋四十六

三

平頰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餘級獲雜畜四十二萬七千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邑萬戶本頰傳臣光曰書稱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宜聰明作元后元元后作民父母夫蠻夷戎狄氣類雖殊其就利避害樂生惡死亦與人同耳御之得其道則附順服從失其道則離叛侵擾固其宜也是以先王之政叛則討之服則懷之處之四裔不使亂禮義之邦而已若乃視之如草木禽獸不分臧否不辨去來悉艾殺之或作魚肺切豈作民父母之意哉且夫羌之所以叛者為郡縣所侵冤故也叛而不即誅者將帥非其人故也苟使良將驅而出之塞外擇良吏而牧之則疆場之臣也豈得專以多殺為快邪夫御之不得其道雖華夏之民亦將蓬蠶起而為寇又可盡誅邪然則段紀明之為將雖克捷有功君子所不與也初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汗穢朝廷希之者唯恐不及更相共標榜上甲選切標榜猶相稱揚也榜與勝同為之稱號以寶武陳蕃劉淑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

八俊

八顧

八及

八厨

曹節
等陷
黨人

李膺
死
景毅
自表
作黨
人

范滂
就黨
就黨
獄

郭泰
勸漢
滅



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尹勳巴肅及南陽宗慈陳留夏馥汝南蔡衍泰山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程超岑晫苑康及山陽劉表汝南陳翔魯國孔昱山陽檀敷檀徒丹切姓也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及東平張邈王孝東郡劉儒泰山胡毋班陳留秦周魯國蕃音上音皮姓懷地章釋東萊王章為八厨厨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及陳寶用事復舉拔膺等陳寶誅膺等復廢宦官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侯覽怨張儉尤甚覽鄉人朱並素佞邪為儉所棄承覽意指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而儉為之魁詔刊章捕儉等冬十月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諸鈞黨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朱寓荀翌程超劉儒范滂等請下州郡考治是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何以為鈞黨對曰鈞黨者即黨人也上曰黨人何用為惡而欲誅之耶對曰昔相舉群輩欲為不軌上曰不軌欲如何對曰欲圖社稷上乃可其奏或謂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

蓋四十六

四

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侍御史景毅子顧為膺門徒未有錄牒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汝南督郵吳導受詔捕范滂至征羌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一縣不知所為滂聞之曰必為我也即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為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滂弟也孝敬足以供養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其子曰吾欲使汝為惡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桀及儒學有行義者官官一切拍為黨人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郭泰聞黨人之死私為之慟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但未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耳泰雖好臧否人倫而不為危言覈論故能處濁世而怨禍不及焉張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

李篤
張儉

孔褒
一門
爭殺

夏馥
變刑
為傭

申屠
蟠預
知黨
禍

論語
默有
道



容後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就席曰
 張儉負罪士命篤豈得藏之若審在此此人名士明廷寧宜執之
 乎明廷如字欽因起撫篤曰遽伯玉取獨為君子足下如何專取
 仁義篤曰今欲分之明廷載半去矣欽歎息而去儉遂入漁陽出
 塞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千數連引收考者布徧天下宗親並皆
 殄滅郡縣為之殘破儉與魯國孔褒有舊上抵褒不遇褒弟融年
 十六匿之後事泚儉得亡走國相收褒融送獄未知所坐融曰保
 納舍藏者融也當坐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吏問其母母曰家
 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詔書竟坐
 褒讞語寔切議罪也及黨禁解儉乃還鄉里後為衛尉卒年八十
 四夏馥聞張儉亡命歎曰孽自己作空汗良善一人逃死禍及万家何
 以生為乃自剪須變形入林慮山中慮音問何內隱姓名為冶家
 傭人無知者黨禁未解而卒傭音銅序及傭初中常侍張讓父
 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耻之陳寔獨弔焉
 及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全宥初范滂等非訐朝政訐居謂自公

鑑四六

五

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與處士復用
 申屠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徐醉
 此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碭音
 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之禍唯
 蟠超然免於評論蟠寔蟠

臣光曰天下有道君子揚于主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
 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人人生
 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
 濁揚清撩虺蛇之頭撩道條切理踐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
 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唯郭泰既明且
 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已
 三年徵段熲還京師拜侍中熲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葍寢葍音儒
 也與將士同甘苦故皆樂為死戰所嚮有功本傳初中常侍
 張讓有監奴典任家事威形誼赫孟佗資產饒贍與奴朋結傾竭
 饋問無所遺愛奴咸德之問其所欲佗曰吾望汝曹為我一拜耳

黨人不赦

蔡邕論墓祭

胡廣無忠直風

李咸請合葬太后

蔡邕書五經

三五法

時賓客求謁讓者車常數千兩佗詣讓後至不得進監奴乃率諸倉頭迎拜於路遂共輦車入門賓客咸驚謂佗善於讓皆爭以珍玩賂之佗分以遺讓讓大喜由是以佗為涼州刺史

四年帝加元服赦天下唯黨人不赦本紀

熹平元年正月車駕上原陵司徒掾陳留蔡邕曰吾聞古不墓祭

朝廷有上陵之禮始謂可損今見威儀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

至孝惻隱不易奪也禮有煩而不可省者此之謂也禮儀志三

月太傅胡廣薨年八十二廣周流四公三十餘年歷事六帝禮任

極優罷免未嘗滿歲輒復升進所辟多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

並為三司練達故事明解朝章解胡買切曉也故京師諺曰万事不理問

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然溫柔謹愨若角切謹也愿也常孫言恭色以取

媚於時無忠直之風天下以此薄之長樂太僕侯覽坐專權驕

奢策收印綬自殺本傳六月太后卒於雲臺官者積怨竇氏

以衣車載太后尸置城南市舍數日節等欲別葬太后而以馮貴

人配祔太尉李咸時病扶輿而起擣椒自隨椒茲消切本作菜菜實也似撥音殺

卷四六

六

黃菜本草味辛有毒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既議

坐者數百人各瞻望良久莫肯先言李咸上疏曰今長樂太后尊

號在身親嘗稱制且援立聖明光隆皇祚太后以陛下為子陛下

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子無黜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

帝省奏從之

四年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命議郎蔡邕為古文篆隸三體

書之刻石立于太學門外使後儒晚學咸取正焉碑始立其觀視

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初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

比周比類寐切此近也周密也乃制昏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

是復有三互法禁已轉密選用艱難幽冀二州久缺不補蔡邕上

疏曰伏見幽冀舊壤鎧馬所出鎧可亥切又口儼切甲也比年兵飢漸至空耗

今者闕職經時吏民延屬而三府選舉踰月不定臣怪問其故云避

三五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士或復限以歲月狐

疑遲淹兩州懸空萬里蕭條無所管係愚以為三五之禁禁之

薄者今但申以威靈明其憲令對相部主尚畏懼不敢營私况乃



三五何足為嫌昔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竝以才宜還守本邦豈復顧循三五係以末制乎臣願陛下上則先帝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五以差礮中朝廷不從

治天
下不
煩法
制

曹鸞
救黨
人下
獄死

黨禁
及五
屬
帝好
文學

蔡邕
上封
事

臣光曰叔向有言國將亡必多制明王之政謹擇忠賢而任之九中外之臣有功則賞有罪則誅無所阿私法制不煩而天下大治所以然者何哉執其本故也及其衰也百官之任不能擇人而禁令益多防閑益密有功者以闕文不賞闕牛代切與礙同為茲者以巧法免誅上下勞擾而天下大亂所以然者何哉逐其末故也孝靈之時刺史二千石貪如豺虎暴殄丞民而朝廷方守三五之禁以今視之豈不適足為笑而深可為戒哉

五年求昌太守曹鸞上書曰夫黨人者或者年淵德或衣冠英賢宜皆股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久被禁錮辱在塗泥謀反大逆尚蒙赦宥黨人何罪獨不開恕乎災異水旱皆由於斯帝省奏大怒即詔收鸞送獄掠殺之於是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

鑑四十六

七

兄弟在位者悉免官禁錮爰及五屬珠玉切謂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總麻也

六年市賈小民有相聚為宣陵孝子者數十人宣陵相帝陵詔皆

除太子舍人本初帝好文學自造皇義篇五十章因引諸生

能為文辭者並待制鴻都門下後諸為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

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執之徒趣七切

嚮也執古勢字置其間意陳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又久不

親行郊廟之禮會詔群臣各陳政要蔡邕上封事曰夫迎氣五郊

清廟祭祀養老辟雍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祗奉也而有司拘信

小故以虧大典自今齋制宜如故典庶蒼風霆災妖之異又古者

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爰有賢良文學之選於

是名士輩出文武並具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

者匡國治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

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為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

鼎沸皆見拜擢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

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



親迎
氣北
郊行
辟雍
禮

蔡邕
諫伐
鮮卑

趙苞
忠義
不顧
母

孔子以為致遠則泥君子固當志其大者又前一切以宣陵孝子為太子舍人臣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躰之君父子至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偽小人本非骨肉既無幸私之恩又無祿仕之實惻隱之心義無所依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書奏帝乃親迎氣北郊及行辟雍之禮又詔宣陵孝子為舍人者悉改為丞尉焉禮傳西山衍義曰臣按詩賦小技楊雄比之雕蟲篆刻壯夫且恥為之況人主乎賦猶無用况書篆末藝乎靈帝名為好學而所取乃爾夫人主不可輕有所好所好一形群下必有伺其意指者故雖文賦書篆亦為小人媒進之階況佗乎惟游心經傳恬淡寡欲則姦邪無得而窺靈帝昏亂之君無足論者特以為來世之鑑云

護羌校尉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請發幽州諸郡兵擊之一冬二春必能擒賊先是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被原欲立功自効乃請中常侍王甫求得為將甫因此請遣兵與育併力百官議於朝堂蔡

蓋四六

八

邕議曰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晏才策未必過熲鮮卑種眾不弱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兵連禍結豈得中休就如其言猶已危矣况得失不可知耶帝不從八月遣育晏及匈奴中郎將臧旻三道出塞二千餘里鮮卑酋長檀石槐逆戰育等大敗死者什七八鮮卑遼西太守趙苞到官遣使迎

母及妻子值鮮卑萬餘人入塞寇鈔苞母及妻子遂為所劫質載以擊郡賊出母以示苞苞悲號謂母曰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為母作禍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母遂謂曰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尔其勉之苞即時進戰賊悉摧破其母妻皆為所害苞歸葬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歐血而死苞本傳

光和元年置鴻都門學其諸生皆敕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耻与列焉

詔中尚方為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象立贊以勸學者尚書令陽球諫曰臣案松覽等皆出於微賤斗筲之人實所交切竹器



也斗筭喻小依憑世戚附記權豪俛首承睫即涉切目睫也微進

明時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

點牘辭不辨心假手請字妖為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蟬蛻滓濁也

聞圖象之設以昭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未聞豎子小人詐

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也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

化願罷鴻都之選以銷天下之謗書奏不省本傳是歲初開西

邸賣官入錢各有差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

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於西園立庫以貯之或詣闕上書占令長

隨縣好醜豐約有賈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然後倍輸又私令

左右賣公卿公千方卿五百方初帝為侯時常苦貧及即位每歎桓

帝不能作家居曾無私錢故賣官聚錢以為私藏帝常問侍中楊

竒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

悅曰卿彊項真揚震子孫死後必復致大鳥矣竒震之曾孫也

揚震傳

金甲十六

九

默齋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靈帝西園之置乃欲藏富一身何

昏闇之甚也又况爵位者人主所以為厲世之具文帝入粟拜

爵止於五大夫武帝入粟拜爵止於為郎議者猶或非之今乃

上自公卿皆可以錢得漢雖欲不士其可得乎

二年王甫曹節等姦虐弄權大尉段熲阿附之節甫父子兄弟為

卿校牧守令長者布滿天下甫養子吉為沛相尤殘酷視事五年

凡殺萬餘人尚書令陽球常拊髀禮也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

此曹子安得容乎既而球果遷司隸因奏甫熲罪惡悉收送洛陽

獄甫死於杖下熲亦自殺乃彊磔甫尸於夏城門權門聞之莫不

屏氣曹節見甫尸慨然投淚入省曰帝曰杖亡粉也陽球故酷暴吏

不宜使在司隸以騁毒虐帝乃洗球為衛尉球叩頭曰臣雖誅王

甫段熲蓋狐狸小醜未足宣示天下願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鳩梟

權執復盛中常侍呂強清忠奉公帝以衆例封為都鄉侯強固

辭不受因上疏陳事曰臣聞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

開西邸賣官入錢

賣公卿聚錢為私藏

陽球殺官

靈帝

呂強
封爵
請官
誅官

論呂
強忠
直

開苑
園
揚賜
諫苑

論小
人假
經以
售姦

明勸戒也中常侍曹節等宦官祐薄品卑人賤讒諂媚主佞邪徼
寵有趙高之禍未被輾裂之誅輾胡慣切陛下不悟妄授茅土開
國承家小人是用願陛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止又議郎蔡邕對問
於金商門邕不敢懷道迷國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呵宦官陛
下回受誅謗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帝知
其忠而不能用人

西山衍義曰臣按呂強雖處內侍之官而有直臣之節使當時
處以大長秋之任必能振舉綱維肅清宮省使同類者相觀而
化皆為忠良而所事之主適皆昏庸凡所開陳不一之用乃以
讒誣交締陷之刑網觀其慷慨就死略無惴懼之意可謂烈丈
夫矣或謂強之所職非諫爭也而乃讒諂不已母乃侵官乎是
不然古者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工猶可諫況內侍乎巷伯
刺讒之詩亦寺人所作也特不當招權撓政然後為侵官強雖
坐直言以死而千載之下仰其芬烈視彼同時諸貂璫輩賣弄
威福取快一時終不免於大僂者鳳皇鷓鴣相去遠矣

卷四十六

十

三年作畢圭靈昆苑畢圭切說文田園時作東西二畢苑東苑
周一千五百步西苑周三千三百步皆畢羅
之司徒揚賜諫曰先帝之制左開鴻池右作上林不奢不約以合
禮中今城外之苑已有五六可以逞情意順四節也宜惟夏禹卑
宮太宗露臺之意以慰下民之勞書奏帝欲止以問侍中任芝樂
松對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為小齊宣王五十里人以為大今與百
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遂為之賜揚

管見曰天下之理惟至於五經論孟亦可謂正矣邪說之害至
五經論孟亦可以息矣然而道大如天見在乎人堯舜為天下
得人而奪國者用以為名湯武應天革命而伐君者取以藉口
胤侯征羲和而討不附已者資焉伊尹放太甲而欲廢其主者
說焉五就湯五就桀非為利也而求富貴者以為大人欲速其
功也致辟管叔囚蔡降霍非為已也而手刃同氣者以為聖人
與我同志遂使詆訾儒術者舉是為笑曰五經論孟殆亦姦宄
之囊橐耳彼樂松任芝之所以欺靈帝者非能欺天下直欺人
主耳人君能格物致知使疑邪不能亂正心誠意使嗜欲不能



楊瑛破陽城

後宮作肆

以誣言舉刺史

放鴟梟囚

程包論蠻

桓典總馬御史



昏就道親賢問之辨之以明所未明篤志厲行精之一之以守所

難守則鄭自鄭雅自雅果日中天萬象畢照辯言安得而害吾

政利口安得而覆吾邦此二帝三王中心無為守至正之要道也

蒼梧桂陽賊攻郡縣零陵太守楊璇制馬車數千乘以排囊

盛石灰於車上繫蒲拜也繫布索於馬尾又為兵車專設弓弩及

戰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然馬驚奔突

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鼓鳴震鼓諸盈鏡也群盜波駭破散追逐

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樞機

四年是歲帝作列肆於後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鬪帝著

商賈服從之飲宴為樂又於西園弄狗著進賢冠帶綬又駕四驢

帝躬自操轡驅馳周旋京師轉相放傲驢價遂與馬齊帝好為私

穡救六切積也通作蓄收天下之珍貨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為導行費

導徒浩切導引也貢賦外別有中常侍呂強上疏諫不省

五年詔公卿以誣言舉刺史二千石為民蠹者太尉許儼司空張

濟承望受賂其官官子弟貪濁不敢問而虛糾邊遠小郡清修

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民詣闕陳訴司空陳耽言公卿所舉所謂

放鴟梟而囚鸞鳳帝以讓儼濟由是徵者止拜議郎儼本巴郡

板楯蠻反連年討之不能克帝欲大發兵以問益州計吏程包對

曰板楯七姓自秦世立功復其租賦其人勇猛善戰昔永初中羌

入漢川郡縣破壞得板楯救之羌死殆盡至建和二年羌復大

入實賴板楯連摧破之前車騎將軍馮緄南征武陵亦倚板楯以

成其功近益州郡亂太守李顥亦以板楯討而平之忠功如此本

無惡心長吏鄉亭更賦至重僕役筆楚過於奴虜亦有嫁妻賣

子或乃至自劉割雖陳寃州郡而牧守不為通理闕庭悠遠不能

自聞含死嗚呼天無所叩愬故也識故邑落相聚以致叛矣今

但選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也帝從其言選用太守曹謙

遣宣詔赦之即時皆降 桓典為侍御史官官畏之典常乘驄馬

驄白雜毛也京師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桓典本傳

六年初鉅鹿張角奉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呪符水以療

病衆共神而信之角分遣弟子周遊四方轉相誑誘誑古况也十餘

張角
黃巾
起

年間徒眾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揚交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言徒
掾劉陶上疏言角等竊入京師規視朝政規視朝政規視朝政規視朝政宜下明詔
重募角等帝殊不為意方詔陶次第春秋條例角遂置三十六方
方萬餘人各立渠帥以中常侍封諂徐奉等為內應約以三月五
日內外俱起

呂強
請赦
黨人

中平元年春角弟子唐周上書告之於是詔下冀州逐捕角等角
救諸方俱起皆著黃巾以為標幟又音劫故時人謂之黃巾賊旬
月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帝召群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
為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以班軍士上問計於中常侍
呂強對曰黨錮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為變滋
大悔之無救今請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
能否則盜無不平矣帝懼而從之乃赦天下黨人還諸徙者唯張
角不赦發天下精兵遣盧植討張角皇甫嵩朱雋討潁川黃巾是
時中常侍趙忠張讓夏惲郭勝段珪宋典等皆封侯貴寵上常言
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由是宦官無所憚畏並起第宅擬

計黃
巾

鑑四十六

十一

呂強
自殺

則宮室上常欲登永安候臺宦官恐望見其居處乃使中大人尚
但諫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上自是不敢復外臺趙
忠夏惲等遂共譖呂強兄弟貪穢帝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聞帝
召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雋
戰敗會騎都尉曹操將兵適至高操與朱雋合軍更與賊戰大破
之此本紀操父嵩為中常侍曹騰養子不能審其生出本末
操少機警言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任汝鴛切俠胡賴切任使其氣大
尉橋玄異焉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
其在君乎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子將者訓之從子劭也好人倫
多所賞識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品覈論覈下華切鄉黨人

曹操
不知
生出

許劭
論曹
操

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嘗為郡功曹府中聞
之莫不改操飾行曹操往造劭而問之曰我何如人劭鄙其為人
答操乃劫之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女英雄操大喜而去劭
三國志魏朱雋之擊黃巾也其護軍司馬傅燮上疏曰臣聞天
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



趙忠
害傳
燮功

交趾
歌賣
吳

左豐
植
陷盧

李燮
不肯
立王

皇甫
嵩破
黃巾

朱雋
破賊

靈帝

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此皆釁發蕭牆釁許謹切通而禍延四海者也臣奉辭伐罪戰無不克黃巾雖盛不足為朝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弥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閹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用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讓佞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趙忠見其疏而惡之燮擊黃巾功多當封忠諫訥之帝識燮言識音志得不加罪竟亦不封燮交趾士多珍貨前後刺史多無清行故吏民怨叛執刺史及合浦太守來達三府選賈琮為交趾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遙遠告冤無所民不聊生故聚為盜賊琮即移書告亦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為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百姓以安為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北中郎將盧植連戰破張角斬獲萬餘人角等走保廣宗植築圍鑿漸堊造作雲梯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視軍或勸植以賂送

靈帝十六

十三

西

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檻車徵植減死一等 皇甫嵩與黃巾戰於蒼亭獲其帥卜巳董卓攻張角無功抵罪乙巳詔嵩討角 九月安平王續坐不道誅國除初續為黃巾所虜國人贖之得還朝廷議復其國議郎李燮曰續守藩不稱損辱聖朝不宜復國朝廷不從燮坐謗毀宗室輸作左校未滿歲王坐誅乃復拜議郎京師為之語曰父不肯立帝子不肯立王 冬十月皇甫嵩與張角弟梁戰於廣宗梁衆精勇嵩不能剋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鷄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萬級角先已病死剖棺戮屍傳首京師嵩能温卹士卒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軍士皆食爾乃嘗飯故所嚮有功黃巾賊張吳成據城固守朱雋圍之賊將趙忠退保小城乞降諸將欲聽之雋曰兵有形同而勢異者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者今海內一統惟黃巾為惡納降則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連戰不克顧謂司馬張超曰彼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乃解圍忠

官官 允諾王

除官 責修 宮錢

司馬 直死 諫

入錢 為三 公

傳燮 議下 宜奔 涼州

傳燮 不求 私賞

帝

果出戰雋因擊大破之樞機 豫州刺史王允破黃巾賊得中常侍張讓賓客書與黃巾交通上之帝責怒讓竟亦不能罪也讓由是以事中允遂下獄揚賜素隗共上疏請之得減死論

二年南宮靈臺災中常侍張讓趙忠說帝斂天下田晦十錢以脩宮室又令西園騶分道督趣讀曰恐動州郡多受賂賂賊也刺

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脩宮錢大郡二三十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其守清者乞不之

官皆迫遣之時鉅鹿太守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為民父母而反割剝此角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

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陳當世之失即吞藥自殺書奏帝為暫絕脩宮錢也張讓傳 廷尉崔烈為司徒是時三公往往因常侍阿保

入錢西園而得之段熲張温等雖有功勤名譽然皆先輸貨財乃登公位烈因傳母入錢五百萬故得為司徒及拜日帝顧謂親幸者

曰悔不小靳可至千萬也 湟中義從胡與先零羌叛以金城邊章韓遂為軍帥詔皇甫嵩討之時涼州兵亂不解徵發天下役

卷四十六

十四

賦無已崔列以為宜棄涼州詔會公卿百官議之傳燮厲言曰斬司

徒天下乃安尚書奏燮廷辱大臣帝以問燮對曰樊噲以冒頓悖逆憤激思奮未失人臣之節穎音墨特或讀如季布猶曰噲可

斬也今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祖勳與使鄴商別定隴右鄴音也世宗拓境列置四郡開也議者以為斷匈奴右臂斷音短謂

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烈為宰相不念為國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士臣竊惑之若使左社之虜得居此地社如

依於向在士勁甲堅因以為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若烈不知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帝善而從之也

三年帝使中常侍趙忠論討黃巾之功甄舉謂忠曰甄側鄰也傳南

容有功不侯天下失望將軍宜進賢理屈以副眾心忠遣弟延謂燮曰南容少荅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有功不

論命也傳燮豈求私賞哉忠愈懷恨然憚其名不敢害出為漢陽太守

四年韓遂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燮猶固守燮子幹年十三言於

傳燹
盡節
死

賈闕
內侯

陳寔
判曲
直

州任
自此
重

蓋勳
論講
武

何進
謀誅
官官

董卓
將兵
詣京
師



燹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請還鄉里徐俟有道而輔之
言未終燹慨然歎曰汝知吾必死邪聖達節次守節殷紂暴虐伯
夷不食周粟而死吾遭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祿又欲避其難
乎吾行何之必死於此汝有才智勉之黃衍說燹曰天下已非復
漢有府君寧有意為吾屬師乎燹按劍叱衍曰若剖符之臣反為
賊說邪遂麾左右進兵臨陳戰歿 是歲賈闕內侯直五百萬
錢 前太丘長陳寔卒海內赴弔者三萬餘人寔在鄉閭平心率
物其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為刑罰
所加不為陳君所短楊賜陳耽每拜公卿群僚畢賀輒歎寔大
位未登愧於先之 本傳

五年太常劉焉建議以為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輕宜改置牧伯選
重臣以居其任朝廷從之以焉為益州牧劉璋為幽州牧州任之
重自此而始 望氣者以為京師當有大兵兩宮流血帝欲厭之
乃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下帝躬擐甲介馬行陳二市 擐胡慣切貫也
師問校尉蓋勳曰吾講武如是何如對曰臣聞先王曜德不

鑑四六

八十五

觀兵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昭果毅抵黷武耳 黷徒谷切黷猶慢也數也

帝曰善恨見君晚群臣初無是言也勳謂袁紹曰上甚聰明但蔽
於左右耳與紹謀共誅嬖倖 嬖倖得倖也勳本傳

六年四月帝崩皇子辯即皇帝位年十四何太后臨朝赦天下改
元為光熹 辯其封皇弟協為勃海王協年九歲以後將軍袁隗為

太傅與大將軍何進參錄尚書事袁紹因勸進悉誅諸官官 秋
七月徙勃海王協為陳留王 進乃白太后太后不聽進內不能

斷故事久不決紹等又為畫策多召四方猛將使並引兵向京城
以脅太后進然之典軍校尉曹操聞而笑曰官者之官古今宜有

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
矣何至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初靈帝

拜董卓為并州牧時卓為破虜將軍討先零卓不奉詔駐兵河東
以觀時變何進召卓使將兵詣京師卓即時就道并上書曰中常

侍張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潰癰雖
痛勝於內食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今臣輒鳴鍾鼓

痛勝於內食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今臣輒鳴鍾鼓

官殺何

盡紹
官誅

董卓
廢立

申屠
蟠不
就徵

曹操
起兵

如雒陽請收讓等以清女效穢太后猶不從進入白太后請盡誅諸

常侍中常侍張讓段珪潛聞其語乃率其黨持兵伏省戶下進出

因詐以太后詔召進斬進於嘉德殿前袁紹何苗聞進被害乃引

兵屯朱雀闕下捕得趙忠等及諸宦者皆殺之凡二千餘人進兵

攻省內張讓等困迫遂將帝與陳留王出穀門讓等投河而死帝

獨乘一馬從雒舍南行董卓聞帝在北迎於北芒阪下北芒音北

北山名阪音切說文曰山脊也卓與帝語語不可了乃更與陳留王語無

所遺失卓大喜以王為賢有廢立之意遂脅太后廢帝為弘農王

立陳留王協為帝詔除公卿以下子弟為郎以補宦官之職侍於

殿上卓等傳董卓率諸公上書追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悉

復其爵位遣使弔祠擢用其子孫伍瓊說卓矯桓靈之政矯曲

為擢用天下名士卓從之於是徵處士荀爽申屠蟠等復就拜爽

平原相行至宛陵遷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自被徵命及登

台司凡九十三日爽等皆畏卓無敢不至獨申屠蟠得徵書入勸

之行蟠笑而不荅卓終不能屈年七十三以壽終 董卓拜袁紹

八鑑四十六

八十六

渤海太守時紹以不從廢立奔在異州以袁術為後將軍曹操為

驍騎校尉術畏卓出奔南陽操亦多易姓名間行東歸至陳留散家

財合兵得五千人 范史贊曰秦本紀說趙高指鹿為馬趙高欺

而趙忠張讓亦給靈帝不得登高臨觀時宦官盛起第宅皆

曰天子不得登故知亡敵者同其致矣然則靈帝之為靈也優哉

右靈帝在位二十二年壽年三十四

考異曰

靈帝建寧元年正月壬午竇武為大將軍 袁紀延熹九年四月戊

寅特進竇武為大將軍武移病固讓至于數十不許范書在今

年正月壬午武傳為大將軍亦在迎立靈帝後今從之

陳蕃為太傅 帝紀拜蕃太傅在即位後傳在前錄有蕃責尚書等

語故知從傳是也

陳蕃聞難將官屬諸生拔刃突入承明門 袁紀蕃到承明門使者

不內曰公未被詔召何得勒兵入宮蕃曰趙鞅專兵向宮以逐

君側之惡春秋義之有使者出開門蕃到尚書門正色云云今



從范書

王甫使劔士收蕃送北寺獄范書蕃傳曰蕃拔劔叱甫甫兵不敢
近乃益人圍之數十重遂執蕃送獄今據袁紀

二年九月郭泰聞黨人死私為之慟曰漢室滅矣范書以泰此語
為哭陳寶袁紀以為哭三君八俊今從之

熹平元年五月曹節等欲別葬竇太后陳球下議太尉李咸上疏
袁紀云河南尹李咸執藥上書曰昔秦始皇幽閉母后感茅焦
之言立駕迎母供養如初夫以秦后之惡始皇之悖尚納直臣
之語不失母子之恩豈况皇太后不以罪歿陛下之過有重始
皇臣謹左手齋章右手執藥詣闕自聞如遂不省臣當飲鴆自
裁下覲先帝具陳得失章省上感其言使公卿更議廷尉陳球
乃下議與范不同今從范書

七月有人書朱雀闕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舊云常侍
侯覽多殺黨人按時覽已死恐誤今去之

光和三年四月辛巳陽球奏收王甫下獄死曹節見磔甫屍道次投
張

鑑四十六

十七

淚曰我曹自可相食袁紀云球會虞貴人葬還入夏城門曹節見謁

於道旁球大罵曰賊臣曹節節收淚於車中而有是語今從范書

中平元年十二月王允下獄袁隗楊賜上疏請之允傳云太尉袁
隗司徒楊賜按隗賜時皆不為此官恐誤

三年二月趙忠為車騎將軍傅燮出為漢陽太守袁紀在明年九
月今從范書

四年四月傅燮戰歿袁紀在明年五月今從范書

五年十月帝講武問蓋勳勳傳云勳時與宗正劉虞佐軍校尉袁
紹同典禁兵勳謂虞紹云云按虞於匈奴未叛之前已為幽州
牧又宗正非典兵之官今除之

六年戊午皇子辯即位年十四帝紀云年十七張璠漢紀曰帝年
十四今從之

七月何進召董卓進傳曰召卓屯關中上林苑按時卓已駐河東
若屯上林則更為西去非所以脅太后也今從卓傳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七

後漢紀

孝獻皇帝春

諱協靈帝中子也初封陳留王靈帝崩朝廷大亂董卓舉兵誅
宦官以太后令廢少帝而立陳留王中平元年五月即位乃詔
除公卿以下子弟為郎以補宦官之職侍於殿上本

關東
州郡
討董
卓

曹操
天所
啓

初平元年庚午正月關東州郡皆起兵以討董卓推渤海太守袁紹
為盟主紹屯河內冀州牧韓馥留鄴給其軍糧魏郡之邑豫州刺
史孔伷屯潁川陳留太守張邈等六郡與曹操俱屯酸棗術屯
魯陽眾各數萬豪傑多歸心袁紹者鮑信獨謂曹操曰夫略不出
出能撥亂反正者君也苟非其人雖彊必斃君殆天之所啓乎三
國志魏董卓議太發兵以討山東尚書鄭泰曰夫政在德不在
眾也卓不悅曰如卿此言兵為無用邪泰曰非謂其然也明公出
自西州少為將帥閑習軍事素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張孟卓
東平長者坐不闕堂闕去隨切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並無

八鑑四十七

一

董卓
議遷
都長
安

車駕
入長
安
孫堅
起兵

獻帝

軍旅之才臨鋒決敵非公之儔也且天下所畏者無若并涼之人
與羗胡義從而明公擁之以為爪牙譬猶驅虎兇以赴犬羊虎兇皆猛獸也說文虎山獸之君兒如野牛而青象形一說雌犀也鼓烈風以掃枯葉誰敢禦之無
事徵兵以驚天下自虧威重卓乃悅本董卓以山東兵盛欲
遷都以避之大會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武宮雒陽
於今亦十一世矣案石包識宜徙都長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皆
默然司徒楊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故盤庚遷亳殷民胥怨昔
關中遭王莽殘破故光武更都雒邑歷年已久百姓安樂今無故
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糜粒皮切糝也如糝之沸石包識
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且隴右材
木自出杜陵有武帝陶竈陶徒刀切陶竈也說文燒瓦竈并功營之可使一朝而
辯百姓何足與議遂燒焚宮廟官府劫遷天子三月車駕入長安
時董卓未至朝政皆委王允允外相彌縫內謀王室天子倚之彪
及卓長沙太守孫堅亦起兵討董卓前至南陽眾已數萬人南
陽太守張咨不肯給軍糧堅誘而斬之郡中震慄無求不獲前到

袁術
據南陽

劉虞
治幽州

公孫
度自
為遼
東侯

董卓
敗孫
堅至洛
陽得
傳國璽

袁紹
據冀
州曹
操守
東郡

獻帝

魯陽與袁術合兵術由是得據南陽表堅行破虜將軍 董卓在
雒陽袁紹等諸軍皆畏其疆莫敢先進曹操獨引兵西至滎陽汴
水遇卓將徐榮與戰操兵敗引兵還操到酸棗諸軍日置酒高會
不圖進取操責讓之因為謀曰諸君聽吾計使渤海引河內之眾
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臯據敖倉塞輜輳太谷全制其險使袁將
軍率南陽之軍入武關以震三輔以順誅逆可立定也張邈等不
能乃操乃詣揚州募兵得千餘人還屯河內頃之酸棗諸軍食盡
眾散 幽州牧劉虞務存寬政勸督農桑民悅年登穀石三十青
徐士庶避難歸虞者百萬皆忘其遷徙焉 中郎將徐榮薦公孫
度於董卓卓以為遼東太守度到官以法誅滅郡中名豪大姓百
餘家郡中震慄語所親吏柳毅楊儀等曰漢祚將絕當與諸卿圖
王耳於是自立為遼東侯承制郊祀天地藉田乘鸞路設旄頭羽
騎旄莫袍切徐按釋疑曰乘輿黃麾內羽仗
班弓前左單右單者冠熊皮冠謂之旄頭
二年關東諸將議以朝廷遠隔關塞不知存否劉虞宗室賢雋欲
共立為主袁紹遣張岐等上虞尊號虞厲色叱之紹等乃止 二

鑑四十七

二

月孫堅進屯陽人擊破卓將華雄卓遣李傕說堅欲與和親令堅
疏子弟任刺史郡守者許表用之堅曰卓逆天無道今不夷汝三
族吾死不瞑目順莫定豈將與乃和親邪復進軍卓自出與堅戰
卓敗走堅進至雒陽乃掃除宗廟祠以太牢得傳國璽於城南甄
官井中甄籍延切甄陶也官官
舍也如學官監官之官分兵以邀卓卓謂劉艾曰關東軍
數敗無能為也惟孫堅小懿陟降切頗能用人當語諸將使知忌
之遂引還長安堅亦引軍還魯陽 袁紹在河內韓馥以豪傑多
歸紹忌之貶節其軍糧紹遂陰謀襲馥馥懼乃避位讓紹紹遂領
冀州牧鮑信謂曹操曰袁紹為盟主因權專利是復有一卓也若
抑之則力不能制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操善之乃引兵入
東郡袁紹因表操為東郡太守 青州黃巾寇勃海眾三十萬遼
西公孫瓚大破之瓚威名大震是時關東諸侯務相兼并以自彊
大袁紹袁術亦自相離貳術遣孫堅擊董卓而紹遣周昂襲堅
堅歎曰同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當誰與戮力
乎引兵擊昂走之 初涿郡劉備涿竹角
郡名中山靖王之後也垂手

劉備起

素術素紹相圖

黃祖殺孫堅

管寧不顧金

王烈遺盜布

荀彧王佐才

獻帝

下邳也音悉或作隱顧自見其耳有大志少語言喜怒不形於色嘗與公孫瓚同師事盧植由是往依瓚瓚以為平原相備少與河東關羽涿郡張飛相友善以羽飛為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備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嫻雖由侍立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險常山趙雲詣公孫瓚備見而奇之雲遂為備主騎兵蜀志素術素紹各立黨援以相圖謀術結公孫瓚而紹連劉表彧多附於紹術怒曰羣豎不吾從而從吾家奴乎紹聞大怒術使孫堅擊劉表表遣其將黃祖逆戰於樊鄧之間堅擊破之遂圍襄陽表夜遣黃祖潛出發兵祖將兵欲還堅逆與戰祖敗走竄峴山中峴不能勝表公孫度威行海外中國人士避亂者多歸之北海管寧邴原王列皆往依焉寧少時與華歆為友嘗與歆共鋤菜見地有金寧揮鋤不顧與瓦石無異歆捉而擲之直多切也人以其知其優劣邴原遠行游學八九年而歸師友以原不飲酒曾米肉送之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可一

鑑四十七

三

飲燕於是共坐飲酒終日不醉寧原俱以操尚稱度虛館以候之寧每見度語唯經典不及出事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邴原性剛直度已下心不安之寧謂原言非其時招禍之道密遣此歸度亦不復追也王烈器業過人少時名聞在原寧之右善於教誘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知恥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以勸為善也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之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之度欲以為長史烈辭之為商賈以自穢乃免

三年初荀淑有孫曰彧淑神六切少有才名何顥見而異之曰王佐才也及天下亂彧聞曹操有雄略乃從操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以為奮武司馬董卓車服僭擬天子忍於誅殺人不聊生司徒王允與司隸校尉黃琬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中郎將呂布

呂布
殺董
卓

王允
殺蔡
邕
曹操
領兗
州

李催
為董
卓報
讎殺
王允
獻帝

便弓馬膂力過人卓常以布自衛然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布
戰刃爛切說文有技兵也布陰怨於卓允因以誅卓之謀告布使
為內應布許之四月帝有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服乘車而入
陳兵夾道自營至宮左步右騎屯衛周而令呂布等扞衛前後王
允使士孫瑞自書詔以授布布令同郡騎都尉李肅與勇士秦誼
陳衛等十餘人偽著衛士服守北掖門內以待卓卓入門肅以戟
刺之卓衷甲不入衷鎧於衣中傷臂墮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
曰有詔討賊臣卓大罵曰庸狗敢如是邪布應聲持矛刺卓趣兵
斬之趣讀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其珠玉衣裝市酒肉相
慶者填蒲街肆暴卓尸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
吏為大炷炷注燈也置卓臍中然之臍臍也光明達曙如是積日
諸袁門生聚董氏之尸焚灰揚之於路卓之死也左中郎將蔡邕
在王允坐聞之驚歎允勃然叱之收付廷尉邕謝願贖首則足京切說文墨刑在面也
古作黜則魚厥切也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馬日
碑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為一代大典允

鑑四十七

四

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戎馬
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
訕議日碑退而告人曰王公其無後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
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邕傳青州黃巾寇兗州
殺刺史濟北相鮑信等迎東郡太守曹操領兗州刺史操兵寡弱
操撫循激勵明設賞罰承間設奇書夜會戰戰輒禽獲賊遂退走
鮑信戰死操購求其喪不得乃刻木如信狀祭而哭焉 初呂布
勸王允盡殺董卓部曲允曰此輩無罪不可布欲以卓財物頒賜
公卿將校允又不從允素以劔客遇布布負其功漸不相平王允
性剛稜疾惡稜盧登切說文孤木孤作孤初懼董卓故折節下之
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頗自驕傲以是羣下不甚附之 牛輔
為左右所殺李催等還無所依遣使詣長安求救王允曰一歲不
可再赦不許催等懼欲解散歸鄉校尉賈詡曰彌况不如相率攻
長安催等然之與卓故部曲樊稠等圍長安入城放兵虜掠屯南
宮掖門王允扶帝上宣平門避兵催等於城門下叩頭曰臣等為

董卓報讎非敢為逆也共表請司徒王允出允窮蹙是乃下見之催收允殺之允妻子皆死尸允於市莫敢收者始允自專討卓之勞士孫瑞歸功不俟故得免於難本傳

臣光曰易稱勞謙君子有終吉士孫瑞有功不伐以保其身可不謂之智乎

曹操降黃巾毛玠說曹操

袁術據壽春

許劭先識

曹操死

曹操為父復讎

公孫瓚殺劉虞

獻帝

呂布自武關犇南陽袁術待之甚厚布自恃有功於袁氏恣兵鈔掠術患之布不自安去從張楊於河內李傕等購求布急布又逃歸袁紹 曹操追黃巾至濟北悉降之得戎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者號青州兵操辟陳留毛玠為治中從事玠言於操曰今天下分崩乘輿播蕩生民廢業饑饉流土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操納其言四年曹操軍郵城工界切袁術為劉表所逼引軍屯封丘探擊術軍連破之術退保陰陵集兵於淮北復進向壽春遂領其州徐州刺史陶謙信用讒邪疎遠忠直刑政不治由是徐州漸亂許

卷四十七

五

劭避地廣陵謙禮之甚厚劭告其徒曰陶恭祖外慕聲名內非真正待吾雖厚其勢必薄遂去之後謙果捕諸寓士人乃服其先識 呂布將士多暴橫紹患之布因求還洛陽紹承制以布領司隸校尉遣壯士送布而陰圖之布使人鼓箏於帳中密亡去送者夜起斫帳被皆壞明日紹聞布尚在懼閉城自守布復歸張楊 前太尉曹嵩避難在瑯邪其子操令太山太守應邵迎之嵩輜重百餘兩陶謙別將守陰平士卒利嵩財寶掩襲嵩於華費間殺之并少子德秋操引兵擊謙攻拔十餘城至彭城大戰謙兵敗走保郊初京雜遭董卓之亂民流移東出多依徐土遇操至坑殺男女數十萬口於泗水水為不流操攻郟不能克乃去攻取上音趨又音秋下音 間下邳國音邳 睢陵音淮 復行入劉虞與公孫瓚積不相能瓚數與袁紹相攻屢違節度虞恐其終為亂乃率所部兵討之虞兵無部伍不習戰又愛民廬舍救不聽焚燒瓚因風縱火直衝突之虞眾大潰執虞斬之 興平元年陶謙告急於田楷楷與劉備救之備遂歸謙謙表為豫

州刺史 曹操使荀彧程昱守鄆城復往攻陶謙會陳留太守張

邈叛操迎呂布為兗州牧荀彧知邈為亂召夏侯惇於濮陽惇來

布遂據濮陽濮音卜東郡之邑時操悉軍攻陶謙留守兵少兗州郡縣皆

應布唯鄆城范東阿三城不動曹操引兵還攻布於濮陽操軍敗

布騎得操而不識問曰曹操何在操曰乘黃馬走者是也布騎乃

釋操而追黃馬者操突出至營促為攻具復進攻之相守百餘日

各引去九月操還鄆城陶謙疾篤謂別駕東海糜竺曰糜武悲切

也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卒竺率州人迎備備未敢當曰袁公

路近在壽春君可以州與之陳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北海

相孔融謂備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邪家中枯骨何足介意今

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備遂領徐州三國蜀志先主傳

初孫堅生四男策權翊匡翊與切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舒人周

瑜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聞策聲問自舒來造焉造七到切便推結

分好上扶問切下虛到切及堅死策年十七乃渡江居江都結納

豪俊有復讎之志袁術上策舅吳景領丹陽太守以策從兄賁為

丹陽都尉策到壽春見袁術涕泣言曰亡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

與明使君會於南陽同盟結好不幸遇難動業不終策感惟先人

舊恩欲自憑結願明使君垂察其誠術甚奇之然未肯還其父兵

後復往見術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表拜懷義校尉策騎士有

罪逃入術營隱於內殿策指使人就斬之訖詣術謝術曰兵人好

叛當共疾之何為謝也由是軍中益畏憚之三國志本傳術初許

以策為九江太守已而更用陳紀後術遣策攻廬江太守陸康謂

曰若得康廬江真卿有也策攻康拔之術復用劉勳為太守策益

失望時詔用劉繇為揚州刺史繇渡江治曲阿迫逐吳景孫賁景

賁退屯歷陽繇遣將樊能張英屯橫江當利口以拒之景賁乃共

將兵擊英等

二年曹操攻鄆野斬呂布將薛蘭軍乘氏操以陶謙已死欲遂取

徐州還乃定布荀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

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

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

劉備領徐州

孫策有復讎志

荀彧定策

獻帝

乘輿
東歸

李惟
迫乘
河輿
度

孫策
度江
收兵

公孫
瓚起
京事

獻帝

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関中河内也不可
以不先定操乃止本傳布將萬餘人來戰操兵皆出收麥在者
不能千人屯西有大隄操隱兵隄裏令輕兵挑戰挑徒弔切謂也
既合伏兵並進大破之布夜走與張邈東奔劉備後邈為其下所
殺李惟郭汜爭權治兵相攻惟迎帝幸其營遂燒宮殿官府郭
汜攻惟復移乘輿幸北塢安古切服虔通俗文曰營居曰塢一
曰庫城也山陽公載記曰時獻帝在
南塢李惟
在此焉相攻連月張濟自陝至和惟汜欲迁乘輿幸弘農惟汜
從之七月楊奉董承等將兵並送乘輿東歸十月惟汜悔令車駕
東張濟與董承楊奉不平復與惟汜合共追乘輿董承楊奉招河
東李樂韓暹共擊惟汜奉等軍大敗惟汜軍繞營叫呼吏士失色
李樂乃潛具船令帝步出營與數十人御船渡河幸樂營乘輿居
棘籬中門戶無關閉天子與羣臣會兵士伏籬上觀互相鎮壓以
為笑時吳景攻樊能張英等歲餘不克孫策說袁術曰家有舊
恩在江東願助舅討橫江橫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兵以佐定
天下術知其恨而以劉繇據曲阿王朗在會稽謂策未必能定乃

八鑑四七

七

許之策將兵千餘人行收兵比至歷陽衆五六千進攻橫江當利
皆拔之樊能張英敗走策渡江轉鬪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者百
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鬼及策至軍士奉令不敢虜略雞犬菜茹一
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勞軍策為人美姿顏能笑語性闊達
聽受善於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為致死策攻劉繇於
曲阿繇兵敗走策入曲阿勞賜將士發恩布令告諭諸縣樂從軍
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不強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見兵二
萬威震江東吳志策
本傳公孫瓚既殺劉虞盡有幽州之地志氣
益盛恃其才力不恤百姓劉虞從事鮮于輔等合率州兵南迎虞
子和與袁紹將麴義合兵十萬共攻瓚破瓚於鮑丘瓚軍屢敗先
是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地
瓚自謂易地當之遂徙鎮易為圍塹十重於塹裏築京皆高五六
丈為樓其上中塹為京特高十丈自居焉以鐵為門斥去左右男
人七歲以上不得入門專與姬妾居其文簿書記皆汲而上之令
婦人習為大聲使聞數百步以傳宣敎令謀臣猛將稍稍散瓚

曰今吾諸營樓櫓數十重積穀三百萬斛食盡此穀足以待天下之事矣

劉備
降呂
布

建安元年袁術攻劉備以爭徐州備使張飛守下邳自將拒術術與呂布書勸令襲下邳許助以軍糧布大喜引軍東下張飛敗走布虜備妻子備還屯海西饑餓困蹙請降於布布復以備為豫州刺史屯小沛布自稱徐州牧志蜀先主傳

致堂曰三國之主玄德為賢操才過之而實小人備有德義蓋君子也非漢德告終則實祚宜之備矣備不特不得中天下而立經營於羣雄閒崎嶇艱阻僅得鼎足而操先挾天子據有形勢光濟大業斯則天運非人謀也呂布何者備乃降之其屯難盤桓以貴下賤之象乎

軍駕
至洛
陽

七月楊奉韓暹奉車駕至雒陽是時宮室燒盡百官披荆棘上與燒木也下說力依牆壁閒州郡各擁彊兵委輸不至羣僚飢乏尚書郎以下自出採稻音稻自生禾或飢死牆壁閒或為兵士所殺袁術以袁氏出陳為舜後以黃代赤德運之次遂有僭逆之謀聞

袁術
議稱
尊號

鑑四十七

八

荀彧
勸曹
操迎
天子

孫堅得傳國璽拘堅妻而奪之議稱尊號孫策與術書曰使君王世相承為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為比宜效忠守節以報王室則旦奭之美率士所望也成敗之計可不熟慮術始自以為有淮南之眾料策必與已合及得其書愁沮發疾既不納其言策遂與之絕曹操在許謀迎天子眾以為山東未定荀彧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為義帝縞素或於六切縞古者而天下歸心自天子蒙塵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今鑿駕旋軫東京榛蕪軫章忍切勳康成注周禮曰軫輿後橫木也義士有存本之思兆民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王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為操乃將兵詣雒陽引董昭問計昭曰將軍入朝此下諸將未必服從今劉匡弼事執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操曰此孤本志也遂遷都許本傳

曹操
遷都
許

獻帝

葉適曰司馬光有言曰漢氏播遷太祖奉迎而相之披荆棘以立朝廷其名義固足以結民心矣蓋魏取天下於盜手非取之

曹操
非取
於盜
手

温公
失言

曹操
比司
馬懿
朱温

論曹
操天
資矯
偽

曹操
意在
奪國

獻帝

於漢室也吾嘗以光為失言漢禍盛於董卓極於催汜天下失據七廟隳尊操時已降黃巾夷張邈其勢固已熾然矣包藏禍心坐視王室摧壞而不之救迎帝洛陽豈出於忠誠哉特欲藉威憑貴以脅制天下爾董昭勸移駕都許則自以為本心建安之初已不復朝自是遂逼乘輿馱伏后殺皇子族大臣天下切齒扼腕以為王莽復生董卓不死所謂名義足以結民心果如是乎今日索九錫明日請冕旒白晝攘竊以啓不道之基業至子丕僭位其女曹后且抵壘軒下慟哭大罵子植亦發憤悲哭然則魏取天下果於盜耶漢耶吾嘗論之三代而下其英雄之主乘時奮發以成大業大抵以智力相吞并然猶假應天順人之名其欺國無君姦譎兇險最可羞道者曹操司馬懿朱温三人耳懿之取魏無異操之取漢操能欺人之孤而奪其大物人亦能欺其孤襲其後而奪之事之循環豈不速哉從光之言則操為仁人之舉矣後世姦臣賊子伺罅乘閒以圖不軌者皆可以藉口曰取天下於盜無恤也

鑑四十七

九

東萊評曰荀彧勸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操納其說迎獻帝都許而議者或謂董卓逼天子幸長安李茂貞劫天子幸鳳翔徒足以召天下之兵蓋未必有益也夫創業之君其舉兵也必扶順扶義然後能驅策英豪艾夷禍難拯民於塗炭之中士秦以無道身滅諸侯故高帝奮新室以譎詐篡奪漢氏故光武興皆義舉也操之始起兵以討董卓為名功未建而王允已誅卓矣若不挾天子則陳師鞠旅征伐四方果何說哉夫卓與茂貞之事蓋天子方在京師劫遷之耳故致天下之兵操則不然獻帝自經郭汜李傕之亂蒙塵於外播越草莽跋履險艱東方牧守坐視而莫之收卹獨操奉迎之其義有足稱焉是以能動以制詔為言四征不庭略定海內也方其挾天子之初人猶未悟及見其成功袁紹始悔不用田豐之言劉表始悔不聽玄德之計孰曰無益乎若使操以忠正為心竭其股肱之力服事天子則天下不斂衽而朝操於鄴尚何適哉惜也操天資矯偽意在脅其主而奪之國特畏英豪而不敢遽動故授丕以成其志是以

曹操
喜得
荀彧
郭嘉

孔融
高談
難行

曹操
徵孔
融

秦祗
請屯
田

劉備
歸曹
操

獻帝

得罪於天下後世也不然雖桓文不異矣

孫策渡浙江取會稽會稽功曹虞翻說太守王朗謂策降策自領
會稽太守復命虞翻為功曹 荀彧薦從子攸及郭嘉於曹操操
與攸語大悅曰公達攸字非常人也吾與計事天下何憂哉嘉初
見袁紹紹甚禮之嘉曰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不知用人之
機欲定霸王之業難矣遂之操召見論天下之事喜曰使孤成大
業者必此人嘉亦喜曰真吾主也三國志魏書攸嘉本傳 北海太守孔融
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踈意廣訖無成功高談清教盈溢官曹
辭氣溫雅可玩而誦論事考實難可悉行但能張磔網羅磔步格切張也
爛而目理甚踈造次能得人心久久亦不願附也造七到切其所
任用好奇取異多剽輕小才至於尊事名儒鄭玄執子孫禮易其
鄉名曰鄭公鄉及清雋之士左承祖劉義孫等皆備在座席而已
不與論政事曰此民望不可失也黃巾來寇融戰敗走保都昌時
袁曹公孫首尾相連融兵弱糧寡孤立一隅不與相通青州刺史
袁譚攻融自春至夏戰士所餘裁數百人流矢交集而融猶隱几

鑑四十七

十

讀書談笑自若城夜陷乃奔東山曹操與融有舊徵為將作大匠
融中平以來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無
終歲之計饑則寇略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
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式鞋切袁術在江淮取給蒲羸墟屬切
民多相食州里蕭條羽林監棗祗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以
祗為屯田都尉以騎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
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
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群雄軍國之饒起於祗而成於峻三國志
魏書峻本傳 劉備合兵得萬餘人呂布惡之自出兵攻備備敗走歸
曹操操厚遇之以為豫州牧或謂操曰備有英雄之志今不早圖
後必為患操以問郭嘉嘉曰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已而害之則智
士將自疑公誰與定天下乎操笑曰君得之矣遂益其兵給糧食
使東至沛收散兵以圖呂布初備在豫州舉陳郡袁渙為茂才渙
為呂布所留布欲使渙作書罵辱備渙不可再三彊之不許布大
怒以兵脅渙曰為之則生不為則死渙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渙聞

素煥
不肯
罵備

禰衡
恃才
剛傲

黃祖
殺禰
衡

紹有
十敗
曹操
有十
勝

郭嘉
勸取
呂布

獻帝

惟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邪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
小人也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煥他日之事劉將
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
平原禰衡少有才辯而尚氣剛傲孔融薦之於曹操衡罵辱操操
怒謂融曰禰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
謂孤不能容之乃送與劉表表延禮以為上賓衡稱表之美盈口
而好譏貶其左右於是左右因形而譖之曰衡稱將軍之仁西伯
不過也唯以為不能斷終不濟者必由此也其言實指表短而非
衡所言也表由是怒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送衡與之祖亦善待
焉後衡眾辱祖祖殺之本傳
二年春袁紹與曹操書辭語驕慢操謂荀彧郭嘉曰今將討不義
而力不敵何如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唯智勝項羽故
羽雖彊終為所禽今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雖彊無能為也紹繁
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
勝也桓靈以來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攝公糾之以猛而上

鑑四十七

十一

下知制此治勝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
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唯才所宜不問遠近此度勝也紹多
謀少決失在後事公得策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也紹高議揖讓
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而不為虛美士
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為用此德勝也紹見人飢寒恤念之
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
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無不周此仁勝也
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也紹是非
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也紹好為虛
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眾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
也操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嘉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
因其遠征東取呂布或不先取呂布河北未易圖也操曰然吾
所惑者又恐紹侵擾關中西亂羌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充豫抗
天下六分之五也為將奈何或曰關中將帥唯韓遂馬騰最彊
帝中平三年反寇三輔若遣使連和雖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

袁術稱帝

呂布狼子野心

賈詡料勝敗

曹操圍布於下邳

呂布降

獻帝

操乃表鍾繇督關中諸軍移書騰遂等為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侍書或本傳袁術稱帝於壽春遣使告呂布因求迎婦術

手書深加尉納布大喜即遣登謝恩登見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卿莫究其情偽

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令陰合部眾以為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几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絕婚公路字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並顯重但為卿所賣耳

登不為動容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狼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懽懽也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鳥飢即為用飽則賜去風所飛也其言如此布意乃解布傳

三年曹操圍張繡於穰繡張濟子濟死繡領其會袁紹亡卒詣操云田豐勸紹襲許操解穰圍而還張繡追之操縱奇兵大破之繡之追操也賈詡止之曰不可追也追必敗繡不聽大敗而還詡登城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遂收散卒更追果以勝還乃問

卷四十一

十一

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克

悉如公言何也詡曰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曹公軍新退必自斷後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既無失策力未盡而一朝引退必國內有故也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後賈詡勸繡降曹操

呂布復與袁術通遣將高順攻劉備破沛城虜備妻子備單身走曹操自擊布與劉備遇於梁進至下邳布屢與操戰皆大敗還保下邳城操圍下邳積久士卒疲敝欲還荀攸郭嘉曰呂布勇而無謀今屢戰皆北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為主主衰則軍無奮意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

沂泗灌城沂泗水出東海費月餘布益困迫臨城謂操軍士曰卿曹無相困我當自首於明公布將末憲等共執陳宮高順

率其眾降布與麾下登白門樓兵圍之急布令左右取其首式救

何陳其以言之布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顧謂劉備曰玄

殺呂布陳高順

王霸之君可以義告

孫策討大郎史慈

獻帝

德却為坐上客我為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邪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乃命緩布縛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領之耻曰憾也杜布目備曰大耳兒最叵信杜可也操謂陳宮曰公臺平生自謂智有餘今竟何如宮指布曰是子不用宮言以至於此若其見從亦未必為禽也操曰奈卿老母何宮曰宮聞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老母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操曰奈卿妻子何宮曰宮聞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妻子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操未復言宮請就刑遂出不顧操為之泣涕并視其家皆厚於初前尚書令陳紀紀子羣在布軍中操皆禮而用之張遼將其眾降拜中郎將臧霸自立匿索募得之使霸招吳敦尹禮孫觀等皆詣操降操乃分瑯琊東海為城陽利城昌慮郡臧東邑悉以霸等為守相初操在兗州以徐翕毛暉為將及兗州亂翕暉皆叛兗州既定翕暉亡命投霸操語劉備令霸送二首霸謂備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為此也霸受主公生全之恩不敢

蓋四十七

十三

違命然王霸之君可以義告願將軍為之辭備以霸言白操操歎息謂霸曰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之孤之願也皆以翕暉為郡守出三孫策遣張紘獻方物曹操表策為討逆將軍策已定宣城以東惟涇以西六縣未服於是策自將討祖郎於陵陽禽之郎丹師吳郡太守陳瑀嘗結郎及策謂郎曰爾昔襲孤斫孤馬鞍今創山賊嚴白虎襲策敗之軍立事除棄宿恨惟取能用與天下通耳非但汝汝勿恐怖即破械械文極也切說署門下賊曹又討太史慈於勇里禽之慈劉解縛捉其手切隘也曰聞卿有烈義天下智士也即署門下督軍還祖郎太史慈俱在前導軍人以為榮會劉繇卒於豫章曲阿之敗士眾萬餘人欲奉豫章太守華歆為主歆謝之其眾未有所附策命太史慈往撫安之謂慈曰劉牧部曲樂來者與俱來不樂來者且安慰之并觀華子魚所以牧御方規何如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從誰餞送昌門城才線把腕別曰何時能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慈果如期而反謂策曰華子魚良德也然無他方規自守而已策拊掌大笑遂有兼井之志三國吳策本傳 袁紹

袁紹
攻公
孫瓚

連年攻公孫瓚先是瓚別將有為敵所圍者瓚不救曰救一人使後將恃救不肯力戰及紹來攻瓚南界別營自度守則不能自固又知必不見救或降或潰紹軍徑至其門瓚遣子續請救於黑山諸帥而欲自將突騎斷紹後關靖諫乃止紹漸相攻逼瓚衆日蹙

考異曰

獻帝初平元年三月袁術據南陽范書術傳云劉表上術為南陽太守表傳云術阻兵屯魯陽表不得至荊州魏志術傳孫堅殺張咨術得據南陽魏武帝紀此年二月已云術屯南陽蓋術初奔魯陽此春孫堅取南陽術乃據之猶以魯陽為治所也

二年孫堅戰死范書初平三年春堅死吳志孫堅傳亦云初平三年英雄記曰初平四年正月七日死袁紀初平三年五月山陽公載記載策表曰臣年十七喪失所怙裴松之按策以建安五年卒時年二十六計堅之亡策應十八而此表云十七則為不符張璠漢紀及胡沖吳歷並以堅初平二年死此為是而本傳誤也今從之

鑑四十七

十四

興平二年孫策渡江魏志袁紀皆云初平四年策受袁術使渡江漢獻帝紀吳志孫策傳皆云興平元年虞溥江表傳云策興平二年渡江按術初平四年始得壽春策傳云術欲攻徐州從陸康求米事必在劉備得徐州後也劉繇傳稱吳景攻繇歲餘不克則策渡江不應在興平元年已前今依江表傳為定

建安元年六月劉備戰敗屯於海西蜀志備傳於此云揚奉韓暹寇徐揚間備邀擊盡斬之按暹奉後與吕布同破袁術於時未死也備傳為誤

備屯小沛備傳云遣關羽守下邳此在布敗後備傳設也

十月郭嘉諫操圖劉備傅子以為程昱郭嘉勸操殺備今從魏書
二年劉備諫操緩呂布獻帝春秋曰太祖意欲活布命使寬縛主簿王必趨進曰布勅虜也其衆近在外不可寬也太祖曰本欲相緩主簿復不聽如之何今從范書陳志

獻帝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七

